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平妖傳 第二十七回 包龍圖新治開封府 左癩師大惱任吳張

君起早時臣起早，趕入朝門天未曉。多少山中高臥人，不聽朝鐘直到老。

且說鄭州官吏具表上奏仁宗皇帝。仁宗皇帝就將表文在御案上展開看了，遂問兩班文武道：「鄭州知州被妖人殺害，卿等當去勦捕祛除。」道猶未了，忽見太史院官出班奏道：「夜來妖星出現，正照雙魚宮，下臨魏地，主有妖人作亂。乞我皇上聖鑒，早為準備。」仁宗皇帝曰：「鄭州新有此事，太史又奏妖星出現，事屬利害。卿等當預為區處。」眾官共奏道：「目今南衙開封府缺知府，須得揀選清廉明正之人任之。庶可表率四方，祛除妖佞。」仁宗皇帝問：「誰人可去任開封府？」眾官共奏道：「龍圖閣待制包拯，字希仁，廬州合肥人也。為人剛正無私，不輕一笑。有人見他笑的，如見黃河清一般。必須此人方可任此職。」仁宗准奏，教宣至殿前，起居畢。命即日到任，包拯謝了恩出來。開封府祇候人等迎至本府，免不得交割牌印，即日陞廳。行文書下東京，並所屬州縣，令百姓五家為一甲，五五二十五家為一保。不許安歇遊手好閒之人在家宿歇。如有外方之人，須要詢問籍貫來歷。各處客店，不許容留單身客人。東京大小有二十八座門，各門張掛榜文，明白曉諭。百姓們都燒香頂禮，道：「好個龍圖包相公，治得開封府一郡軍民人等，無不歡喜。」真個是：

兩行吏立春冰上，三郡民居寶鏡中。

鬼魅潛形愁洞照，皇親斂手避威風。

那行人讓路，鼓腹謳歌；路不拾遺，夜不閉戶。肅靜了一個東京，不在話下。

卻說那後水巷裏，有一個經紀人，姓名名遷，排行第一，人都叫他做小大一哥，乃是五熟行裏人。何謂五熟行，賣麵的喚做湯熟，賣燒餅的喚做火熟，賣鮓的喚做醃熟，賣炊餅的喚做氣熟，賣餛飩的喚做油熟。這小大一哥是個好經紀人，去在行販中爭強奪勝。在家裏做了一日，賣的行貨都裝在架子上，把炊餅、燒餅、饅頭、餛飩裝停當了。那小大一哥挑著擔子，出到馬行街十字路口歇下擔子。把門鋪了，和一般的經紀人廝叫了，去架子後取一條三腳凳子方纔坐得。只聽得廝郎郎地響一聲，一個人逕奔到架子邊來，卻不是買燒餅的。看那廝郎郎響的，此物喚做隨速殿家，又喚做法環，是那解厭法師搖著做招牌的。那法師搖著法環，走來任遷架子邊，看著任遷道：「招財來，利市來，和合來，把錢來。」任遷忍不住笑。看那解厭法師時，身材矮小，又癩了一隻腿，一步高，一步低。頭巾沒額，頂上破了，露出頭髮來，一似亂草。披領破布衫，穿著舊布褲，一似獅子。腳穿破行纏斷耳麻鞋，腰裏繫一條無鬚皂線。任遷道：「厭師仔細，照管地下，不要踏了老鼠尾巴。已牌前後來解厭，好不知早晚。」癩師道：「我也說出來得早了，只討得三文錢。」任遷道：「何不晚些出來？」癩師道：「哥哥莫怪！我娘兒兩個在破窯裏住，此時兀自沒早飯得吃。胡亂與我一文錢，湊羅些米，娘兒們煮粥充飢。」任遷見他說得苦了，要與他一文錢。去腰裏摸一摸看，卻不曾帶得出來。看著癩師道：「我有錢也不爭這一文，今日未曾發市。」癩師見他說沒錢，便問：「哥哥！炊餅怎樣賣？」任遷道：「大炊餅兩文錢一個，小的一文錢一個。」癩師便去懷中取出三文錢來攤在盤中，道：「哥哥！賣個炊餅與我娘吃！」任遷收了兩文錢，把一文錢遞了癩師，道：「我也只當發市，將這一文捨給你。」癩師得了一文錢，藏在懷裏。任遷去蒸籠內，取出一個大一一個小，遞與癩師。癩師伸手來接，任遷看他手醜醜黑黢黢地，道：「不知他幾日不曾洗的？」癩師接那炊餅在手裏，看一看，撿一撿。看著任遷道：「哥哥！我娘八十歲，如何吃得這般硬餅？」換個饅頭與我罷。」任遷道：「弄得醜醜醜，別人看見須不要了。」安在前頭差兒裏，再去蒸籠內捉一個饅頭與他。癩師接得在手裏，又撿一撿，問任遷道：「哥哥！裏面有什的？」任遷道：「一包精肉在裏面。」癩師道：「哥哥！我娘吃長素，如何吃得。換一個砂餡與我。」任遷道：「未曾發市，撞著這個男女。」待不換與他，只見架子邊又許多人熱鬧。只得忍氣吞聲，又換一個砂餡與他。癩師又按在手裏撿一撿道：「如何吃得他飽，只換炊餅與我罷。」任遷看了焦燥起來：「可知叫你忍飢受餓！只賣得你兩文錢，到壞了三個行貨。這番不換了。」癩師道：「哥哥！休要焦燥！兩個炊餅如何吃得我娘兒兩個飽，不如只羅米煮粥吃罷。」去架子上捉了銅錢，看著架子上吹口氣便走。」任遷道：「叵耐這廝，壞了我三個行貨。你待走那裏去？」便來打那癩師。忽然立住了腳，尋思道：這等一個模樣，吃得幾拳腳尖。若是有些一差二誤，倒打人命官司，只好饒他罷休。回過身來，到架子邊定睛打一看時，任遷只叫得苦。一架子饅頭炊餅，都變做浮炭也似黑的。有詩為證：

炊餅饅頭隨意換，弄得醜醜不好看。

鄉下老兒也憎嫌，要買除非是瞎漢。

任遷大怒道：「這廝蒿惱了我半日，又壞了一架子行貨。這一日道路罷了，正是和他性命相博！」吩咐一般經紀人，看著架子，揎拳拽步向前，來趕癩師。

後生家心性，趕了半日不見，欲待回來，只聽得前頭廝郎郎響聲。任遷道：「莫非是那廝麼？」望前頭直趕來看，又不見。翻來覆去，直趕到安上大門樓下。見一夥人圍著一個內案子門前看。任遷道：「這是我相識張屠家裏，不知做什的，有這許多人？」立住了腳，去了人叢裏望一望。只見一個婆婆倒在地上。一個後生扶著，口裏不住叫娘。叫了半個時辰醒來，婆婆緊緊地閉著眼不肯開。後生道：「娘！你放鬆爽些，開了眼！」婆婆道：「快扶我歸去。」後生道：「你開開眼！」婆婆道：「我怕了，開不得！」後生扶了婆婆自去了。任遷道：「不知這婆婆因什倒在這裏？」只見張屠道：「眾人散開！沒什好看！」

任遷認得本人姓張名琪，排行第一，任遷道：「一郎！多時不見！」張屠道：「任大哥，那裏去來？」任遷道：「幹些閒事。」張屠道：「任大哥入來，我告訴你。」任遷入去問張屠道：「門首做什麼這等熱鬧？」張屠道：「不曾見這般蹊蹺作怪的事。方才一個癩腳的道人，上裹破頭巾，身穿破布衫，手裏拿著法環。口裏道：『招財來，利市來，和合來，把錢來。』」我道癩師：『你好不知早晚，想是你家沒有天窗？』」癩師聽了，道：『沒錢便罷，卻休取笑我怎的。』不想看口掛在案子的豬頭，摸一摸，口裏動動地不知說些什的。搖著法環自去了。我也不把他為事。側首院子裏做花兒的翟二郎，定下這個豬頭，卻叫他娘來取。我除下豬頭與他。這豬頭紮眉扎眼，張開口把婆婆一口咬住，驚死那婆婆在地。我慌忙教小博士叫他兒子來，想是救得他活。若有些山高水低，倒要吃他一場官事。他兒子提起這豬頭看時，又沒一些動靜，翟二郎道：『老人家自眼花了，何曾見死的豬頭紮眉扎眼。』方纔扶了他娘去。」任遷聽了，把這問癩師買炊餅的事，從頭至尾對張屠說了一遍。張屠道：「作怪！作怪！」說猶未了，只聽得法環響。任遷道：「這廝兀自在前面！」張屠道：「壞了你炊餅不打緊，也不甚厲害，險些兒教我與婆婆償命，不須你動手，待我捉這廝打一頓好的。」任遷道：「我和你同去趕那廝。」

兩個拽開腳步來趕癩師，趕了半日不見。張屠看著任遷道：「如何是好？若還趕著，斷無干休。如今趕他不上，回去了罷。」卻待要回，又聽法環響，又趕了五六里，出安上大門約有十餘里路了。聽得法環響，只是趕不著。兩個卻待要回，只見市梢頭一個素麵店門前，一個人拿著一條棒棍打一個漢子。張屠卻認得是賣素麵的吳三郎，住了手，道：「一店人要麵吃了趕路，教他快燒火，橫也燒不著，豎也燒不著。半日不能得鍋裏熱，人都走了去。似恁般做生意時，不如折了店面罷。定叫他皮開肉綻！」張屠道：「看我面罷休！」吳三郎道：「你今日不是日分出來閒走？」張屠遂把適纔癩師的事，一一說了一遍。

吳三郎聽罷，呆了，道：「恁地我便錯打了他。你兩個聽我說；我當著灶上，只見一個癩師搖著法環，到我門前叫道：『招財來，利市來，和合來，把錢來。』我手裏正忙，我道：『你也沒早晚，日中出來解厭。晚些出來怕鬼捉了你去？我沒零碎錢，且空過這一遭。』」只見他看著我鍋中吹一口氣兒，便走了去。他轉得背，我叫小博士去燒火，卻如何燒得著。有兩頓飯，只燒不著。許多吃麵的人，等不得都走散了。我因此上打他。若不是你們說時，我那裏知道。叵耐這廝卻是毒害，壞了我一日買賣。」正說之間，只聽得法環響。吳三郎望一望，見那廝在前面一路搖著來。吳三郎，任遷，張屠三人一齊道：「我們去趕那廝！」癩師見三個

人趕，急急便走。只因他三個來趕癩師，有分教：到一個冷靜佛門，見一件蹊蹺作怪的事。正是：
開天闢地不曾聞，從古至今希罕見。